

容

宋

齋

洪邁著

隨

筆

第二冊

進步書
局校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容齋隨筆卷第九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爵勸賞。凡將士有軍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邊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抑郝靈佺斬默噉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傅介子刺樓蘭。皆即侯之。則為非是。蓋明友光女婿也。

尺椳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椳。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其言忠正明白。不下賈誼。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吳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

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疎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曲直所在。張儀欺楚懷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意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乖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率兒童之見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率請借救於齊。乃詣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率復詣齊曰。願獻九鼎。不識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齊王將寄徑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策首載此事。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始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湜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繼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訖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姑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湜之論不然。曰。晉之甫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匈奴。自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滅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閏晉。失之遠矣。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於堯舜。為得天下統。則陳僭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滅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得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簡師之賢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州浮圖之士懼快以拏師猶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鱷水萬里之嶮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數彝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耕籍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赦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此唐不侔矣溫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詭籍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三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此蕭張等也說與乾曜並璟

此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闕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雋。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奕世達宦。身為帝甥。主壻。所以縱史滅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伯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而甄濟權臯。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議論。每與向異同。故向拳拳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圖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子棻女愔。皆以戮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惡誕謾

李廣以私忿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殺絮舜。上書曰。臣待罪京兆。絮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賊殺不辜。鞠獄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刺史。漢世法令最惡誕謾罔上。廣敞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魯謁居事。謂其懷詐而欺。殺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滅。男女無少長。皆戕於靳準。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禽。石勒嘗感矣。子奪於虎。虎盡有秦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

嗣屠戮無一遺種。慕容儁乘石氏之亂，跨據河山，亦僅終其身。至于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乘苻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基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首矣，未亡何邪。

石宣為彗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奪，豈一逆子便能上千玄象起彗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晉頓之事，甯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刪也。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待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帶職致仕

熙甯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甯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天子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經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

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馘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扈。連名。楊真榜。真不幸既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焯榜。焯不顯。胡右丞宗愈。安門下。燾。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攻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擇諸將入關。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慍悍禍賊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庸主受命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楚隱王亡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君。獨缺不問。豈簡策脫佚乎。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夷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

徙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殺秦降王燒秦宮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滎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疎矣哉東坡公論此事偉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唯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詔報尚書省伏候裁旨月日押謂之詔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先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為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

鼻也。

張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張祐所詠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橈。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一時招。春鶯轉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轉。花下傚傚軟舞來。又有大酺樂郊王小管李謨笛甯哥來郊娘羯鼓退宮人耍娘歌悖鞞兒舞阿鵠湯雨霖鈴香囊子等詩。皆可補開元遺事。弦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北面而弔焉。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貢寢門之外。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寢階。許外人入哭。而葬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寢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

聖賢所行。固為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宰我不詐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宰我。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詐隱。所以為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惡。賢者所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甯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瘠。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肖者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綸於益為內兄。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將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戚戚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雖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容齋隨筆卷第九終

容齋隨筆卷第二十則

楊彪陳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徒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仕其朝。為公卿乎。歆羣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遜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黨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歆羣者幾希矣。

袁盜温嶠

趙談常害袁盜。盜兄子種曰。君與闔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盜前曰。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温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數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

何人。溫太真行酒而不敢飲。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譏貳。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爰盜傳。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盜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爰盜小人

爰盜真小人。每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周勃。文帝禮下勃。何豫盜事。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謂勃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輕勃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嘗謁丞相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素不好黽錯。故因吳反事請誅之。蓋盜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

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遠事。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貴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論。

古彝器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于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甌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鐘。衛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器設於甬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是已。

玉藥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槿者。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者。二花在江東彌山巨野。殆與榛

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流。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鶴林之花。至以為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閨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王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裁。勅賜一窠紅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兗公。閔子至子夏為侯。羣弟子為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為國公。侯為郡公。伯為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爵。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失於考據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既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字。王當加至六字。及降告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遂郡為繳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奏冊為帝。洎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懲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

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之帝。於是為不忝矣。朱公終以為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為惡詩。故不為詩人所稱說。予家有凝集。觀其餘篇。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霜。趙家飛燕侍昭陽。掌中舞罷蕭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適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翫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瘦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郎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但俗子妄作樂天詩。繆為賞激。以起東坡之誚耳。

梅花參橫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參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為劉無言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

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當。老杜有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韋賢薛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賣黃金以侈君賜。為榮多矣。至於龔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郡縣存問。合於三代敬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耆父。若晁迥孫奭李東之亦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為此舉。其最甚而無理者。羅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哀。即服。降旨。聲鐘給賻。既已闋日。方且為之告廷出命。繪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之語。如秦太師万俟卨。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亨。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黃屬纊。不復有請聞。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往飲泣不甯。謁急奔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為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部郎。因輪對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

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為偽也。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為是。而首相湯岐公獨難之。其議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宮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承陽。思早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時。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為郎中。不及者為員外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洎入銜。及文書皆曰權員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不。馮方以館職攝吏部。欲為異。則繫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劄。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曰。省劄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說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熟故事。

馴以致然。書之記注為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議。曹王生願從。遂不忍逆。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予謂遂之治郡功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願悅其佞詞乎。宜其起王成膠東之偽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守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為水衡都尉。王先生為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曰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

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為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祠於祚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丘壠為之詞。以塞責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除將作丞。徂於出位陳言。以得寵祿。遂有訐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哀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悉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為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

於齊。軍覆于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狃於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所屠。雖賴田單之力得復亡城。子孫沮氣。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償。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幾於社稷為墟。幸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事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齮而勝趙。以王翦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易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蔥易李牧而滅。魏使人代信陵君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

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鶻聲帶晚饑。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是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為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閒為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光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復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為城門校尉。其禮貌大臣之禮亦衰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裴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

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覲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為可惜。

將帥貪功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羗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先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憇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潭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甌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闕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光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光武之寬。其效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

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久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為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為翻覆。尤武惑於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叙山勢峭峻。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窾。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瓦。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

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
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
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暗澀。前有燥地。
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迫小步。從匍匐而上。起近
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無相應和者。腸不能已。口不能默。
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
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
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
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楊虞卿

劉禹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無多
地。卻要斜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虞卿也。按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為相。
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蕭澣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
有司。上聞而惡之。於是出虞卿為常州刺史。澣為鄭州刺史。元夫為汝州刺史。皆李

宗閔客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毘陵。乃為朝廷所逐耳。禹錫猶以為自請。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羣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繫。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僖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已忘其前善。為鄰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

僖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崖事曰武帝籍兵厲馬。攘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僖駟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誼向觸諱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植遺腹。朝委表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談死事。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曰。其嗣為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為過。誼不以為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又云。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以為過。向不以為疑。至乞援近宗室。幾於自僖。亦不以為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觸忌諱而不自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

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謂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鄉公為比。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君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論也。漢宣帝之誅霍禹。和帝之誅竇憲。桓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謀宦者。潞王之徙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翻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譁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

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聽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何進高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速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婦為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為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姦蠹敗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叡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曰。蒙王力用。為方伯。今

當遠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為青州。而殺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叡。不惜隕身破家。為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開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為墟。乃知背脅癰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宥。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掾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掾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掾二十九人。諸曹掾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掾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荊州。始分為郡。至晉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掾史若是之多。掾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孚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稽文帝。故亦稱為賢君。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嫗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已。一旦於三郡中而削其

二以速兵端。正信用。鼂錯付以國事。及爰盎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令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為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光武遣馮異征赤眉。救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為郡縣所苦。光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為不侔矣。

燕昭漢光武之明

樂毅為燕破齊。或讒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斬言者。遣使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光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思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隗。諸將欲分其功。璽書誚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因讒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盧植破黃巾。鄧艾平

蜀王濬平吳謝安御符堅慕容垂挫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為說人所惑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營營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闕雝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終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又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象曰。木道乃行。中孚之象曰。乘木舟虛。渙之象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蠱則中爻有坎。同人大畜則中爻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光武棄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為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逆取順守。尚為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眾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武不能顯而用之。

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他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羣臣亦無為之言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奢僭。成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故事。然持欲恐之。實無意誅也。竇憲恃宮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為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耻對吏。將遂以恭顯之議為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仁柔無斷。後漢遂衰。皆無足責。

鼂錯張湯

鼂錯為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為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為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盱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為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為非誼。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為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咎單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為書學諭。講帝釐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彙飫。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為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為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為巽。故二有

射鮒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中男為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畧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除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真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令。乃詔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替其稱也。政和初。

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

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静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隸人入谷斬陰木。農征暮返。我有藩籬。是闕是補。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

必昏黑撞突。夢人屋壁列樹。白桃饅馬。牆實以竹。示式過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夢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儻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聲讀。今魯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贅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祗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羣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覲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鄜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

警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者。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卻關羽於樊。皆以少制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為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往冀州。袁紹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為賊所殺。袁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躡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牧兗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為邈必乘間為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河間邢顛在無終，聞操定冀州，謂曰：疇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顛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為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

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乎。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為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處以侍中中書令。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為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祕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騫鄭丙皆為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表劉

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眾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

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為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赧王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興。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羸羊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鄴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修

曹操殺楊修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修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四望通幃。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裴韞有心青衣。

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修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為盜所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矜。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于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鄭駟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楚囚鄭印。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于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為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侯飴甥往會盟。其為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讐。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為必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為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疎於秦。蔡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雎知澤欲困己。以說。諺曰。殺身成名。何為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

之極之以閔天周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雖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雖疎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為上客。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遣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釧將亨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緯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累為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戒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王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為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真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蹉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鈐轄俞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墮地。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一云。莫遣鞞鷹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反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傳食膠膠擾擾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推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壻也。

君子為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嫚侮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為羊

兌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則

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眾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為辭。非豫子可比也。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直以戲莽爾。使雄善為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

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喻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連。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

請前鎮將卽孤。魏使孤代侯。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卽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為治之道矣。鄭子產戒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荏苒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鷲為治。而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為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為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曹操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為存。轉禍為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翦而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學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畧。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為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為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歟歟。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史蔡少霞書。予按唐

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
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
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坡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
中人嵇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
轍轍雕珉盤礎鏤檀竦窳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
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颯迥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闢百神守護諸真
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
閒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遣徒語童初
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甯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予頃作廣州三清殿
碑倣其體為銘詩曰天池北隄越領東鹿銀宮襖襖瑤殿轟轟陞納九齒闔披四目
楣角儲清簷牙表縹雕牖紺闌鏤楹熠煜元尊端拱泰上東籙繡繡周張神光睥穆
寶帳流黃溫幘結綠翠鳳千旗紫霓溜裾星伯振鸞仙翁立鶴昌明侍几眉連捧蠹
月節下墮曦輪旁燭凍雨清塵喬雲散轂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淳滢勾漏蓄緇
嶽君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朝宿颺母淪威瘡妃謝毒丹厓罷徼赤子繫福

億齡聖壽。萬世宋籙。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迥遠矣。賢君一語一言。為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諛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眾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眾。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眾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頗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眾心。

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恩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甯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為。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為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為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為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為煨燼。吁。可惜哉。

孫臏滅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興。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

各一窳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遲速。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晷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而不精考耳。

蟲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雋必聞。捕之者掃落葉為城。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聞。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麋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線。置其所行處。麋足一絳。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房。可一概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遊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啟之矣。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概論者。董卓盜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為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所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耶。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圻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為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嗤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

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乘九四六五，又為坎乎。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爻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方其據几正坐，啻鳴訶，筆羣優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地，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為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措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曰：今荆襄淮泗，創廢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能髣

幫全義所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勝。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緩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闔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善。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線。遺之布衫裙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眾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救助。自是民以耕桑為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區。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區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之說曰。

周之君臣。真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偪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

自來矣。夫積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為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要，足以為法也。

舒元興文

舒元興，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摘其賦中桀句曰：向者如逆，背者如訣，折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

悅為之泣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水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水生唐時。水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此銘有不可名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韋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為高妙超詣。固不容夸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為後之詩人無復措詞。坡公倣之曰。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人。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韋劉為不侔。豈非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身沒大抵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

亦甚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四官之恩。後遂以為常典。而致仕又遣一秩。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轉光祿。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為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用。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簽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郎秩。輕重為不侔。皆掌故之失也。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人語言書訊。其辭音如出一手。說者乃以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邛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陽。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在河之澣。在河之濬。在河之渚。山有樞。隰有榆。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山有葳蕤。隰有杞棗。言秣其馬。言采其蟲。言觀其旂。言報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輿致一也。蓋先

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不謀而同爾。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滑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聊紀十數。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絃聲。歌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遶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

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蕃軍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方圓二十國事。最為諷誕。其畧云。方圓之僂。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胸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僂。三口三舌相。乳國之僂。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僂。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僂。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僂。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次山謝表

元次山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其序云。州舊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

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苦。大畧云。州小經亂。遺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遲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卻。不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斂。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此。故杜老以為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天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時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坟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眾。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甯。賦斂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

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狠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也。世人以杜老哀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為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為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為聖。豈理也哉。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跡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箏。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紛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閒。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腳挿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藏。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洒。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喻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畧。褚先生曰：兩人俱為衛將軍舍人。家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與褚先生所書為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眾庶寃之，欽復說鳳以為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

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輿於鳳。鳳且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謬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曩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

集中所載韋迨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憚惜花一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祀一盃。晝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昇。展轉守牀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踈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為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

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殆近乎相質賈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闕宮頌君之詩曰。俾爾熾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卬諸詩。皆呼王為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為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啟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間。寢食之祝。講德之佞也。今風俗日以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擊銜相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為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為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志。文潞公守太原。辟

司馬溫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為都漕。唐子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宮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墮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敦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駝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避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

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畧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為人

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為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予以其實攻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為熙甯御史。則遂於熙甯。為元祐定臣。則遂於元祐。為紹聖諫官。則遂於紹聖。為崇甯大臣。則遂於崇甯。為大觀宰相。則遂於政和。其言是

矣而實不然。為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為密院所治，遂據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坐及為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此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諡，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無罪。後以交通潁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虜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郅支之疏，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宋璟。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謀。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文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

得此掃檟杖履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啟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剋長又剋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剋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藁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敵則焚之今國

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廷愧歎而止。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猿浮。顧昧謝為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州。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河鄆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卻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己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史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

勢益道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谷齋隨筆卷第十五終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之言要道。託考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妄言去偽。而五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為禪者。謂語言為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為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為詞章者。逐其末而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惜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潤。庾信文章老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許文章伯。文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繹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以謂唐日藩鎮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位。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傳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予仲兄始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鑿坡。

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為遭際。固為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林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萍藻。采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窗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中。江頭蕭散作閒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鱗空排嫩碧。露桂稍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關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萱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

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為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為九等於是材能治辦之吏賁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渡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輕畀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為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莽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滂父以為禹稷有天下故夫子不敢答弗敢當也楊龜山云禹稷之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故不答然而不正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甚獨謝顯道

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間。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為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邾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芮為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王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躓頓。我自不許。

見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為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為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為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為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為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為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勝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為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為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為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

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數篇。畧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運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總廢。皆如鐘磬在簾中。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郃。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

科舉經義詩賦為言。以為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臧辰。楚之闔。為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為梯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為詩文。多怨抑沈憤。哀傷涕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原年二十八。居實纔二十。天畀其才。而嗇其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

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奏人曾與不曾犯。犯決答有無。翦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與予係是何服屬。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為出戰。既令解申。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其中云。老种憤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然耳。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詔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詔恥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搏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圖識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睦孟觀公孫病已之文勸漢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為朱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族况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鸛。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苕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